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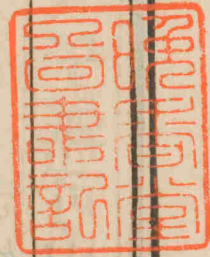
架 號 冊

賈子新書

二之六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讀本記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
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譚本作皆冠陛下且見之矣
建本此下有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
高拱而不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三十
三字譚本無能字又憂上無不字無且夫秦日夜深
也二字略可通然皆係雜湊當刊去
惟苦心竭力以除六國之憂建譚本夫秦下有自逆
二字以除上有危在存
亡四字皆隨意雜湊今刪去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
漢書憂作禍此作憂亦非也

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

譚本作內制天下顧措而如意

無下故字建本脫制字又如意上亦有而字又成作稱今皆從別本改正

苟身常無意但

為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寧制可謂仁乎

譚本作使曹勃不寧

制別本不寧作不能漢書作將使不寧案此篇與益壤篇同是一疏今離析而增演之皆出自後人之作

目偽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

君敢自殺不敢反心知必菹醢耳

建本作志知

不敢有異

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天子無可以徵倖之權無

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

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分地盡而止

建本脫子孫王之四字又止字訛作正今皆從譚本

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

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

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

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

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譚本定治作定地

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

漢書作莫

慮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

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

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奇啓章之計不萌機當作機

作柴奇棘蒲侯柴武子後淮難篇建潭本皆作機奇

案柴之與機音義得兩通韓詩外傳載齊景公遊牛

山事有柴車晏子春秋作機車此其証也別本此處

從漢書作柴奇而淮難篇却作機奇疑皆因形近而

訛又漢書啓作細民鄉善人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譚本作臥赤子在待遺腹譚本待作朝委裘而天下

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

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

不爲此五美末二字當目上文如文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

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

自黃帝而以困譚本作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

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

之勢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

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

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

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

又見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

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偷猥之數也偷猥猶言

儉安苟且建本訛作偷猥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

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而處建

本是迹下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

禍之變譚本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安

後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

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當謂仿像其支節也漢書作

然至醜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

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譚本兩此字皆作者字勢已

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

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醜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

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

北勢不可也譚本胡訛作故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

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

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譚本無是故也字

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

斤言
卷二
四

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
語曰焰焰弗滅炎炎奈何焰焰舊本皆訛作熒熒字
書未有所考今從金人銘
作焰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案備患於
未形上也
焰禁於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間忽橫互十八字是事
後人以習聞之語妄增入之譚本改次爲故亦非事
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主俄而東西易面
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
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
行
韓非子作周行人下同辟
彊音闢彊譚本卽作彊字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煬字書不載
煬字案韓

非子作燬衛
文公名也

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

弗使踰焉

譚本分
作陞

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

周襄王出逃伯闔

二字不可
曉疑衍

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

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

譚本未
作未

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

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

之樂軒縣大夫直縣

直當作特或
本是植字

土有琴瑟叔孫于

奚者衛之大夫也

左傳作仲
叔于奚

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

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

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
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
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
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即單父音善甫於是齊人攻
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
自艾傅郭者歸艾刈同傳音附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
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資建潭本作還季孫聞之怒使
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
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建潭本脫令字今從別本增是
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
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
宓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
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
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潭本故堂九級廉上別本堂作陛
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

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

譚本從漢書作等列

內有公卿大

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

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上乎

建譚本上訛作廉帝今据下文改

醜禮節以治君子

建本醜譚本仍作恥

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係縛榜笞髡剔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

譚本無則字

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

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

剔笞僇奔市之法

建譚本脫伯父二字建本又脫衆字偶與罵音義同建本作僇譚本

訛作僇係今皆從別本

然則堂下不亡陛下

譚本無下字

被戮辱者

不大迫乎

建本無辱字

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

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

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

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

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

譚本無若此五字

天東縛之係繼之輸之司空

司空掌城旦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為之漢書百

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即引賈誼此語別本從誤本漢書作司

寇非也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

建本有事字無一字今案一字亦當有

非所以

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

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譚本此上

有如字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疊面變容吸炭變聲必

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

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

建本脫衆人畜我我故六字今

從譚本增別

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

譚本作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建本脫彼將犬馬以下十一字譚本有

頑頓無恥夷苟無節

漢書作夷詬師古曰

謂無志分也夷音胡結反詬音后建本夷作斷訛

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

苟若而可

兩則字譚本無同漢書

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困而擊之矣

漢書作則因而挺之矣譚本有則字因作因

主上有患則

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
 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
建本最訛罷譚本依漢書但皆作俱又作則主上最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
 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
 而廢者不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
 者建譚本汚穢倒又男女上有姑婦姊妹母五字係妄竄今刪 不謂污穢曰帷簿
 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建本脫者
不謂罷軟五字譚本有 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
 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

者譚本訶從漢書作何下同 聞譴訶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清

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清音才性反蘇林曰

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驅此官有別學也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

書正作清室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譚本作造請其罪耳非 其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頸盤建本訛作頭矯 其有大罪

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諸舊本皆作聞令訛 跪而自裁上不使人

摔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建本

脫曰字 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喜讀爲喜漢書作熹

譚本有 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

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

潭本報上無而字

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

忘家公醜忘私

建本作醜諸本皆作爾漢書作耳

利不苟就害不苟

夫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

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

建本脫誠死宗廟以下十

六字潭本有

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廓封境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比物此志也

建潭本作此物此志也今從漢書

彼

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

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

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

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

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大息者也

建本爲作謂今從潭本

新書卷第三

俗激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荅耳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

體

建本作大禮說

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

譚本作故何哉

表邪俗

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

譚本作醜作恥下

行義非循也

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君哉豈為人弟欺

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

兩因字建本作困別本作固皆說此書多用因字今

從譚本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

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殛滅亡使

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

不可為寒心譚本有哉字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

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

否耳譚本作逐利不耳凡此皆從漢書慮非顧行也建本慮下今其

甚者到大父矣賊大母矣踝姬矣刺兄矣建本到作到譚本作

到父矣空賊字今皆從別本補踝當與剽同割也盜者慮探柱下之金譚本

利無下字掇寢戶之簾撻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拾萬石粟建本作拾與十通譚本作十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建潭本行下衍郡字此其無行義

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譚本作猖獗乃豕羊驅

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譚本作者也竊為陛下

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時適然耳

譚本時作特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

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不立不植則僵不循則

壞建本脫為人之所四字又弗為二句作弗為持此則僵今皆從別本改正譚本此非天所為無之字

不循作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

上下亂僭而無差建本君臣作君子亂僭父子六親

殃修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建本脫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潭本覆下有敗字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懼懼建潭本作懼

別本壯凌衰攻擊奪者為賢
功皆與工同 貴人善

突盜者為忻句。潭本忻作圻則又當諸侯設詔而相飭設輶而相紹者為知譚本作諸侯設詔而相輶

未詳或疑詔當為誦輶當為懷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此下與上文不相承接皆妄竄之所致建本今者作台有潭本作今有更訛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句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句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猶祭酒也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惟當作雖潭本作為亦訛又天子二字訛或下

有晚文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

也衣服循也

此下有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十八字係妄人竄入去

之則文氣一片

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

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

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

與兄弟

譚本作非有貴戚不與弟兄

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

今俗侈靡以出相驕

出字疑衍

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

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為姦而

貧為里罵

建本罵作母也訛今從譚本

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

官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

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

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

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穰鉏杖

彗耳慮有德色矣

彗亦簪也譚本作彗又耳作而無矣字

母取瓢碗箕

箒慮立諄語

譚本作立而訊語訊諄同

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

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

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勸焉耳

建本其作亦

然猶并

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

者曰以下八字譚本無有猶日二字連下

文皆同漢書

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

譚本作功成求得矣然不知反

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

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潭本作十二歲非又不知上有為字得之作得失又未有帝者養士進取遺禮八字建本亦有係衍文今從別本去之

瑰瑋 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建潭本復不知二字係衍文去之又綱字建本訛作綱今從潭本下同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懼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別本而民愈下有知字下同又乎作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奔完堅而務雕鏤纖巧

以相競高

句○而務潭本作之物

作之宐一日今十日不輕能

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

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

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

輕能具

萬里字訛

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以俗侈相耀

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

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

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

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

寒以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

別本作以衣帛褫民行衣

帛二字潭本無餘字

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

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

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毆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

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

則民潭本作朴一又性賈子本

作生別本作心

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

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

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

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

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

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

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

建本退作過訛又上僭作上位僭衍位字今皆從潭本

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

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

謀不起

建本脫詐字潭本有

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

網此下有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因貧

姦詐盜賊竝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三十八字建潭本別本皆有之案文義不甚相聯屬舊有校者刪去此段今從之

擊產子

事勢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

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偏諸美者

黼黻是古者天子之服也

綈建本作厥

今富人大賈召客

者得以被牆

建潭本上句作今貴富人犬賈者喪古資若兄弟召客者訛今從漢書改正

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建本作適節

今富人大賈

屋壁得爲帝服

富人建潭本作貴人訛

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

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

建潭本且

下衍主字

自衣阜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

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踳也

踳與舛同

且試觀事理

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

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

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之欲天下以下十七字建本誤脫去潭本有唯無中間一

之欲其無爲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

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

不爲不成也見春秋繁露

又續漢律歷志注引易緯有雜稻不爲麥不爲之語

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

撫也

若夫十二字難曉必是妄竄入

夫鏹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

鏹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驪山是鏹于西海敦題之山是鏹于北海鏹章閏反郭注猶是鏹也是則今人之

所云邊際耳

今也平居則無此施

施與柴同此猶藩籬也不敬而素

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

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

此下建本有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

豈若其小十五字於義無當潭本同但無夫字今竝刪去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漢書石作呂黥罪曰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曰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疑別本作罪故民

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本無貨物必平四字舊校者依漢書增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

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倍羨

倍潭本作則

官必富而未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奔財以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

壞潭本作懷漢書同宋祁

潭本有一七字案下云此謂之七福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顧退七

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

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許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

關建本建武關作建武開誤今從潭本意林無上關

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

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

關中者所為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

所為本

誤今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

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

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

潭本精

豈若一定地

制令諸侯之民

何

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萬夫

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

之義不便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道數千不

輕致輸

致輸誤倒

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

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闢大國

而為都

闢當作鄆

小大駁蹀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

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疆敵以列侯餌篡夫至

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自天子都長安以下與首卷益壤篇意義相同

與前段罷關意不相承接舊本皆連前非也今改提行分作二段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

不在五百里而至

不在當作不出下同建本脫至字今補

公侯地百里

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

者不苦其勞

譚本作力

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

居士民皆有驩樂其上

有字衍文譚本上作土

此天下之所以

長久也

譚本以上有能字

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

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

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

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

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為奉地

之字衍別本作雖秦之為之奉地亦訛

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

尙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

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

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
 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詣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
 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
 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此段文多重省案漢書云淮南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語簡而明此但依
傷漢書而增演之耳行勝似當作行勝潭本作不勝又自詣作自儲非有以所聞也似謂未有以聞也然
中閒又隔以履躋不數易數語參錯無緒下似謂乘丞相歸休之日告之欲其轉聞於上而無見從者其
縣令等字又是衍文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
 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
 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

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
 姦人

親疏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令天下
 如曩也起二語殊不類舊假字下又衍設字今刪曩下本或有時字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
 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

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建本訛作豪亂潭本作淆亂別本作

殺亂與漢書同今從之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諸侯潭本作諸公又併作

并非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為

中涓建潭本乃作仍今從別本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

帝諸公皆為臣潭本無皆字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

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

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

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潭本身下有親字自高皇

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

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

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漢書作中子王趙此誤幽王王淮陽

其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

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

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

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建本布衣

上無有字潭本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

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

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動一親戚天下環

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

者乃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乃潭本從漢書作通陛下雖賢

誰與傾此建本作誰與傾諸侯此所謂親也者多故

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
且危亂也然且吟齟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繯相
懸吟齟疑當作縶斷方言作馮斷音皆相同怒也繯
字書無考其義未詳此下舊有臣能令知亂如今
利百金十字此等皆備書無知小人所爲不顧文理
唯欲篇幅稍溢利多得金耳亟當刊去毋令滓穢本
也書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
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建本作
無蓄篇作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
是也今從潭本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

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
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
年矣三十漢書
作四十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
未穫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潭本穫年作獲
耳富人作當今天時不
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曩頃二字不成
語此篇妄竄者
甚多難以盡正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
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
不亦晚乎此下有竊伏念之愈使人悲
八字係後人妄竄今刪去然則所謂國
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
者哉本俱脫不在二字
舊校本增今從之上弗自憂將以誰儉五歲小

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

此下舊有自人

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十二字似此豈復成世界作此胡說可謂全無人氣矣即不幸有

方二三千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

萬之衆

潭本無之字

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

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

一日而及此之必然

積貯一疏此割裂為二其一篇名無蓄在第四卷中皆改頭換

面無完善者此處漢書但云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改云云建本潭本皆作一日而乃此之以然此

正妄竄者故為脫爛使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不可讀以見其古耳

上弗自憂

潭本作為人上省弗自憂

魄然事困乃驚而

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

時可善為

無如下建本有憂字潭本無此云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鑄錢篇云方今始伏望可善

圖隨手鈔襲皆

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

是一手偽撰

可使臣下建潭本有議字又此下有臣議詔所自用

扶二千石上雖幸使議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二十六字亂湊不成語今刪去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

潭本

有今匈奴嫚侮侵掠五句係依漢書但此處自在後文今故從建本去之蠻夷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

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寔且病痹夫寔者一面

病痹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今字下建潭本有西為

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二十三字雖有長爵

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申地左戌延

行數千里糧食餽饌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

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

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潭本下臣故曰一方病矣醫

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

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困漢書作

固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

匈奴從字疑徙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舊本此下有殺之乎生之乎陛下威

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潭本

作所倭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

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

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

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
逆者焉下有其義九要四字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
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
主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此一段五十八字已見前篇潭本此處不載天下
之勢倒植矣建潭本作天子其之能理猶為國有人乎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
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捫然疑捫然左傳捫然授兵登陲

新書卷第四

匈奴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

建潭本控弦作扞疆大率作大在皆訛今從別

本五口而出介率一人五六三十此卽戶口三十萬

耳

潭本無此字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

建潭本脫

漢字而下衍欲字今俱從別本增刪

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

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

之

潭本無將字荀子耀蟬者務明其大振其木而已此卽三表五餌之喻

爲此立一官

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

潭本作苟誠能者

雖以千石居

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

國大富匈奴通亡

數語亦多增竄建本譚本令上叱有彼字別本彼作設亦訛今刪

犬馬行理勢然也

叱當作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民

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

東

別本延下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

灌窳疑當作窳渾縣名在朔方郡一說窳乃瓜字之訛灌瓜即退讓篇所云者也

皆屬之直

郡

然後罷戎休邊當作戎疑民天下之兵帝之威

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

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

譚本有此其示北字

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

別本隆上

有建

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以

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

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

譚本工作

功

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

其衆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

猾為此奈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

譚本疆作伯

王者戰義

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

別本作

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

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為畜

譚本

又孰敢怫然不承帝意

建本作又且孰敢譚本作又孰敢且案且字衍份與

紛音義同見列子黃帝篇建本訛作盼

臣為陛下建三表設五餌

臣為陛下

舊皆作陛下為臣今從舊人校本改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

振稿也夫無道之人何空敢捍此其久陛下有幸用

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

陛下也

譚本使作令

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

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

建譚本若下有信字衍

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

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

圖建本作孤今依譚本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

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選

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

戎狀譚本作我狀又弱子作若子

臣又

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

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

人之狀好人之技人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

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

者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竅

竅空也

而賞薄不足以動

人舊本皆作尚薄說

故善賞者蹕之

說文蹕蹕也猶言踐踏也先使之失所望而後

以恩加之彼必大喜過望矣此即高祖之所以待英布也

駁轅之從而時厚之令

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

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

五字衍文臣有餘資自在未段始見或改此作則國有餘

財亦非

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

文錦

潭本少者上無家字

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

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

矣合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

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

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

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馐

臠炙肉

臠字書無之一本作臠即豬字亦非辭疑臠肉二字為衍文

具醯醢方數

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

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

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

潭本無耳字

一國聞之者見之者

垂淚而相告人餘憚其所自

漢與澁同建潭本作淚別本作涕皆訛餘憚准

南子作憚餘高誘注云貪欲也音探豫文昭案當讀為貪圖今人猶有此語

以吾至亦將

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

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

者勿禁令婦人傳白墨黑

猶言粉白黛黑也

繡衣而侍其堂

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

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

別本但作俾倒挈即今所

謂筋斗也

舞者蹈者

潭本蹈作踰

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

人此即偃師戲也

昔時乃為戎樂

昔夜也潭本作莫音暮

攜手胥彊上

客之後

潭本作之待

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

潭本作侍作

持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使降者潭本作一國

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希盱喜悅兒人人恹恹唯恐其

後來至也急急同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

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富必令此

有高堂邃宇建潭本必下衍一有字又善廚處句大

困京句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

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

令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困京建本作

困倉今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王慮

從潭本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恹恹唯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

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

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胡潭本訛故今從建本及上

必召幸大數十人為繡衣好閑舊本皆作闕案下

改此作閑是且出則從居則更侍建本脫居字別本

上即饗胡人也大殼抵也建本殼抵訛客胡使也

力士武士固近侍傍潭本力士胡嬰兒得近侍側胡

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

人偶之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以意相

本之亦作人為閑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即幸拊胡嬰兒擣迺之

擣迺猶騰倒也

戲弄之乃授炙幸

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

舊校者改贛爲賜

上起胡嬰

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

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

而欲人人恆恆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

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

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抐也

抐墮也言降下胡人如墮墜之易前云下匈奴

猶振槁也

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

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

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

其謀中外符節通繆拘也

字書不載繆字案白樂天詩鳥以能言繆龜緣入夢

烹繆爲羈紲之義則此當謂繫屬而固結之也

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

本

悍作

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

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

譚本作飯失其口

揮劒挾弓

而躡穹廬之隅

揮劒譚本作裨劍別本作彈劒

左視右視以爲盡仇

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

之

猶言先之在其前也

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

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

將吏猶噩迂仇讐也

衆下譚本有人字

南鄉而欲走漢猶水

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

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

譚本作此謂戰德彼匈奴

見畧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

此譚本作比

夫關市者固

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

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

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

者美臠炙臠者

譚本吏卒作卒吏或卒史之訛又大

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

著章畧切

是王

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臠炙

瀕多飲酒

俗炙字噉羽敏切此則亡竭可立待也

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

建譚本作財盡而

漢者所

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

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

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

曰

建譚本皆無或字別本有

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

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

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

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

下窳貧

建本窳作窳

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祟也

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

治當作殆

臣賜二族使

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

建本作天子不

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恤患作憲今案曰苟或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訛耳下同憲與患同

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潭本

無此二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別本作王苟者於天下

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

所哉潭本夷作猶又之所哉訛作之所作也建本此下又有莫非天子之所作也八字係衍文當刪

而憫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憫渠大罪也

毛詩鄭箋云憫驕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

人之民哉潭本之理上無天子二字末句作豈有恤人之民哉訛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人貢職於蠻夷也顧為

戎人諸侯也建本作顧為戎人為諸侯也潭本亦有下為字訛今依漢書改勢既卑

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

居此建潭本特作持臣竊料匈奴之衆臣建本作賓別本作實皆訛今從潭本

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

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

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銓權未詳奚安敢悍

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

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

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

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今不獬獬獸而獬田彘

獬後人用以代獵字顏師古曰獬化為獬過成鄙俗今諸

書多通用故不改獬獸以喻句

不搏反寇而搏蓄菟

菟與兔同

所獬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乎

諸本並脫不字舊人

校增今

玩細虞

建本玩作繁別本作繁細是虞今從潭本

不圖大患非所

以為安

淮難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

句首舊有一字衍王子別本作諸子與漢書同建本

無諸字今

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

亡道

舊本並作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不成語今依漢書改正

陛下為頓顙謝

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諂讓

別本作諂讓譚本訛譚讓敷畱

之罪無加身者

敷畱未詳

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

吏曾不得捕

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階級篇之清室也得捕別本作省捕潭本作吏

曾不

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

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

徙舊本皆訛從

案薄昭予厲王書云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肖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則

此當作

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

子之法咫尺蹠促而弗用也

此篇多以咫尺代則字蹠促猶蹠蹠潭本作蹠促而下

有使

皇帝之令咫尺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

功臣有職者以為之相吏王勸不踏蹴而逐耳

潭本脫傾

而不行以下十八字建本有勸當作無不稱病而走

者天下孰弗知建本增下孰弗知句同日接持怨言

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建本

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

啓章之等建本並作棧奇即而謀為東帝天下孰

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

之神金道當作嚴道以為之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

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

思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

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六字

之心可知也譚本無世字若字下無以字又舊本今

淮南子譚本子上少壯聞父辱狀是立是立

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句○別本如作知

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

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舍

亂而不敢言舍舊本皆訛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

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叔

下

新書

父字舊本並脫

今依漢書增 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

不盡傷

子綦左傳作子期此與說苑同潭本說子綦

昔者白公之為亂也

非欲取國代王也

建潭本作伐主別本作代主今案當作代王

為發憤快

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

漢書作固為俱靡而已此處當作要與俱靡而已耳上固為二字可省以下句有固字不當複也建潭本

靡並皆

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

土舊作王矣舊作耳潭本又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無嘗字今並從舊人校本改

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

也上舊本皆有未異二字贅甚今刪去

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

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

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

然使專諸

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

然使荆軻殺秦王政

是然

承上語辭潭本然俱作能則當以故能二字連讀專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潭本作鱗諸左傳作鱗設諸

漢書作

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衆積之財

億安

億猶不靖也此段前益壤篇末舊本亦載之作不意潭本作不義

此非有白公子胥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

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願陛下少留

意計之

舊本脫少字益壤篇末有之今補入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早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建潭本無

此句別本從漢書有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

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潭本作無度則物力必

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漢書作至纖至纖與纖同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今背

本而以末食者甚衆十字為句漢書以作趨顏師古以趨未分句非也建本脫之字也字別本有潭本無

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

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文多出後人所增

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無所謂大祟故下云殘賊公行正承上二者而言無意敷衍何所取哉

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泛敗漢書作將泛泛

方勇反覆也建潭本俱訛作敗敗此下又有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九字係妄竄今刪去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為漢

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

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

常也漢書作世之有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

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

衆國何以餽之矣

衆上建本有聚字潭本聚兵旱相字在衆字下皆行文今刪

乘

譚本作承與憂民篇同

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

建譚本者

聚二字倒罷夫羸老

罷下建譚本衍一矣字作易子今從別本

孫而較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

起矣

畢建譚本竝作必

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此下漢書云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

樂其所矣一段方見措置之實今缺之則下文所謂富安者語亦無根此皆妄人故爲異同以欺不學者

耳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

惜之

漢書諡疏止此今此本下又有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

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五十九字亦

係妄人偽造竄入書中屢見之漢文帝使博士等作

王制諡未必遽引之或謂禮記中之王制非卽漢博

士所作亦無左證上云爲陛下惜之下又云流涕鄙陋復沓乃小兒學語而未能者今皆刪去

鑄錢事勢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此句之上舊本有廼者竊

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

囚榜笞及奔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形必

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

事而曰竊聞曰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知屬文者亦決不爲

語且自稱曰僕以對陛下苟少知屬文者亦決不爲

此又家屬之語亦出自近代此必皆趙宋時人所作

僞竄入者不可以誣古人今刪去之存言者當不以

新書

卷四

三

字然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潭本

無然鑄錢之四字情上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

有人字又也字作少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舊本

下云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

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姦偽也云云沓拖無意今從漢

書刪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

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

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建潭本作各隱親其

其家字公字皆衍文而公因欲禁其厚利微姦建潭

字九為矛盾故但刪此字也夫白著法以請之

利作大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舊本此下有民理然

則吏隨而拚之十七字悠繆不可為民設阱孰積於

曉潭本無法字餘亦同今刪去是舊本此下有上弗蚤圖之民勢且

是舊本此下有上弗蚤圖之民勢且去曩禁鑄錢死罪

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具也民方陷

溺上且弗救乎漢書於黥罪積下云為法若此上何

字未具也別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漢書但云

本作未甚也其簡明蓋謂此郡縣與彼郡縣各不同

郡縣不同何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

也若縣屬于郡郡以統縣郡與縣不分地而治何云

矣作偽者之謬也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舊本又有

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

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

舊本又有少益於今四字不知

所謂今刪去

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

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圉之令禁鑄錢錢

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

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

舊本法禁倒今從漢書易之漢書此下接云銅使之然也云云今截置於第三卷銅布篇中此下則又妄

撰一段云云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

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五十三字不言所以救弊之實而但云不可以怠又云望可

善圖也澶漫何指大抵作偽者之伎倆或一篇析之為三四或於篇中移易其先後或一字而增添數字

一句而敷演數句以變亂古人之成文讀者多草草不與理會耳今畧審之謬妄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新書卷第四

新書卷第五

傳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建本有宣字或校改作宜潭本無或爲之稱詩而廣

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

填與鎮同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

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古先之志也建潭本作故

設訛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

以聖人之德者也學讀爲數潭本作教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

長復以道之信

長復謂久要不忘踐言也俗聞本作長短訛

明度量以道

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

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

儻與明同

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

明齋肅以道之教

潭本作敬

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

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摠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

右之制義行以宜翼之

潭本作儀行建本作義德今從別本

章恭敬以

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

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

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論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

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

典傳不憫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

不法

大戴禮作學業不字

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

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

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

不誠於戎事

建潭本誠作直案輔佐篇云有戎事之誠今從別本作誠字大戴同

不信

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

建潭本脫行字大戴

有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委授於疏遠卑賤

委授同大戴

鄰愛鄰亦與吝同

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

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

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

經不法不古教誨下十五字大戴無案不古二字衍文言語不序音聲不

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

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趨行讀促行句絕建本下有得

字別本又作不德大戴作不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

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建潭本作燕業

及其左右之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

大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側問小誦之

不博不習側問別本作簡問大戴同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

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

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潭本作不以彰德少下二句

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嘯讓不以節嚆當作譙小行小禮

小義小道當有不從太保之教六字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

居處燕私安所易大戴作安如易如而通樂而湛夜漏屏人而

數下疑有脫文大戴無此六字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飢

而憊別本下有食字潭本憊作餒建本作餒字書無餒字或二字誤合大戴作飽而強飢而憊無兩

食暑而暍寒而懦別本作嗽大戴同寢而莫省坐而莫侍建潭

本作情詭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

皿亟顧還面大戴作環面注環旋也而器御之不舉不臧大戴無而

字器御倒臧作藏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于戚戈

折毀

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謠謠聲音不中律燕樂
 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訟與頌同譚本作頌逆大戴作
 進不知日月之不時節次不字大戴無不知先王之諱與國
 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咎譚本作情建本作清皆訛凡此其屬
 太史之任也

保傅 連語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譚本二十世而亡周為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
 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譚本有也字而秦無道之
 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

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
 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
 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
 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太子建譚本作天子說故孩提
 有識譚本故下有廼字與漢書同大戴無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
 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
 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
 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

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

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

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潭本脫不能無正也

本亦同又不正也無也字楚之故擇其所嗜必先受

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

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其知好色之語乃約畧

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謂其年

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妃色下語未了左極

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則入于學由不知當學者所

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

功不遺矣聖智潭本作賢智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

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

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

得矣建潭本別本並作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

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

虧膳之宰司直別本作司過與大戴同漢書天子有

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字而

五

上大戴有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
過書二字敢建本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敢建本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
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
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
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徹建本作飲潭本失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

天子不得為非也

建潭本脫也字別本有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

好學多聞而道順

別本順作慎大戴同

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

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

也誠立而敢斷

建潭本作敦斷今從別本大戴同

輔善而相義者謂

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

太戴輔作充意作志

常立於左是

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

天子之過者也

未者字建潭本俱脫大戴有下句建本有者字

常立於右是

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

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

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史而視已事譚本作不習爲史視已成事與漢書同大戴史亦作吏而作如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譚本無而字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建本有者字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遵

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

別本作變與漢書治亂大戴同沈本作故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

建本濫作疑

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

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

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

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

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

潭本脫聖字

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

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

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

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

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

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

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蹙其腎踐其肺履其肝

潭本作頭

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石

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

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乎

建本衍差

甚二字今從潭本去之

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

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隱鼠紂損天

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已之

罪也

已建本作紂

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

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潭本作而後人不知戒

梁嘗有

疑獄半以為不當罪半以為不當

別本亦有罪字下同建本別本又有雖梁

王亦疑五字今從潭本去之

梁王曰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國

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

為當罪半以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奈何

新序

吾下有子字潭本焉作為非是

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

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

此五

字建潭本俱脫新序有之別本同

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

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

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

別本從新以序作大說

臣諂竊觀之墻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

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

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

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

引而上不可引而天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

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

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謹兜欲引而為惡則

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

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

推侈桀之臣見漢書古今人表建本說為雖後別本又作

陽侯案韓非子作侯侈抱朴子良規篇作推侈即推侈也潭本作飛廉與惡來俱是紂臣而無桀臣非是

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

諸書皆作龍逢近代多作龍逢薄江切

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

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

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

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

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潭本作無善佐則亡此其脫去上句建本有之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芄芃械櫜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

輔佐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下之舊本竝脫下字案後文有云立天下失立則此亦當作天下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立

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正職段一大拂秉義立

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

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

中執政職段一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

正法則頒度量舊本頒作領訛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即

巡字如後云則先循于其方亦是徼巡之義循本或作巡後人遂妄增入使百吏敬率其

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

段一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利害為字疑衍掌僕及

與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

用之倫色潭本用作馬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立諭見

過則調

說文調為調之重文然此處義當與諫通

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

任也

段

調諄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

調諄譚本作調諄二字古

通用時從疑是侍從

比賢能天子出則為車右坐立則為位承

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

譚本義作樂

應事之理則

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

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

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指讓之

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

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

迎送建木作送逆

忿說忘

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微

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諄之任也

段典方與容儀以

掌諸侯遠方之君讓之班爵列位軌伍之約

五家為執五人

為伍譚本別本係作任說

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

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

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

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

段

奉常典天以掌宗廟

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

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宐

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

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句故歷天時不得

句事鬼神不序句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段

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

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

皇祖皇考此下文脫案大戴禮千乘篇其文與此有相似者彼作司徒典春其下文不同至方

春三月下云緩施生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

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云云方夏

三月養長秀蕃庶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曾士

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云云方秋三月

收斂以時於時有事當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

成秋事司空司冬云云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

穀必入于倉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

以成冬事所以不全引大戴禮之文者彼亦有脫誤

故也皇祖皇考建潭各本俱作

皇考祖考今從大戴禮改正

問孝 闕

新書卷第六

禮連語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

弗與

舊本嗜字上俱脫太子二字案當有又

曰禮鮑

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曰字上建

公二字衍今

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

剽

從別本刪去

本字案當有又

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

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

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

新書

卷六

一

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

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

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潭本祠作祈是以君子恭敬撝節

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

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建本主臣不復今從潭本威德在君

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

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

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

者也建本無故字潭本有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

階阼階者主之階也舊本阼階字不重案當有天子適諸侯諸侯

不敢有宮不敢為主入禮也君仁臣忠潭本作君父惠下同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

仁則不厲建潭本並作屬今從別本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

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

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

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

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餼牲而

食以優飽也餼貳同潭本作貳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

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

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

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

矣建本上之訛作之下又脫下良臣順上之志六字又謂訛以今皆從潭本故其嘆之也

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

所以節義而沒不還潭本沒作設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

賤而后貴者始羞殺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

君不嘗羞舊本嘗皆訛賞今改正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

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

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承以為好也

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

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

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

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

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

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

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樂也二字舊不重非故禮國有飢

人人主不殍國有凍人人主不裘潭本作報囚之日

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屏不塗榭徹千侯建本

塗二字潭本有榭與序同所以習射之處馬不食穀

千侯即射侯潭本作射徹侯今從建本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

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間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潭本脫下句

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睦而不逮不出穎羅

睦音奚目深惡兒潭本訛睦別

本訛睦今從建本又穎羅疑是爵羅

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

不蠶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刳胎不殀夭

建本刳作割下句舊

皆脫殀字今從王制增入

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

廚潭本脫獸字

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

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

是別本此段文九多云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

嘻盡之矣非樂其孰為此湯來解其三面置其一面

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憚害

物也如是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

國歸之其百十三字後論誠篇詩曰王在靈囿麇鹿

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

至也而君道篇建潭本並作仞聖主所在魚鼈禽獸

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

建本逮作建

調和大暢則天清

澈地富熅

熅盛意漢書禮樂志后土富熅疑卽物時

物時

熟民心不挾詐賊

句

氣脈淳化

句

攫齧搏擊之獸鮮

毒蠱猛切之蟲密

句

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

大仁之化也

譚本作賊氣不相攫無搏擊之獸鮮毒

樂乎大仁之化也字訛并句讀亦異中閒唯妨字似勝切字妨者好妨食穀蟲也切舊本音丁宵反蓋卽作樂非今一從建本

容經

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

以和

建本別本愉作諭今從譚本

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

紀之志謬然漇然憂以湫

湫音愁譚本湫作下案意林作愁

四志形

中四色發外維如

下有缺文譚本無維如二字

志色之經

目上事也建本誤連上今倣後立容坐容之例改正譚本脫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

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涵然肅然固以

猛喪紀之容恟然懾然若不還

建本脫肅然二字譚本有恟音幽憂也

容經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汙平衡

汙卽流字譚本作若訛下同

祭祀

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汙

垂綱

視經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

和意林作正別本作因建本脫此字

今從潭本

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

意林作屏氣折聲軍旅和以序

之言也

意林作併聲氣

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經

建潭本並脫別本有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

建本此下空一行誤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

共立

建潭本脫微字別本有

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

立

立容

潭本題在前非也下皆同

坐以經立之容肱不差而足不跌

別本肱作肘

視平衡曰

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

內曰肅坐廢首佢肘曰卑坐

佢即低字潭本作係

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

舊校改側

從容而任

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坏足如射箭

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旌如

親書

卷六

六

濯絲

跽旋之容

跽與盤同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

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亘

潭本別本作亘訛亘疑即低字

所謂覆夏屋是也

拜容

拜而未起

此條有脫文

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

即曲禮所云立視五儔

欲無

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

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左持綏而左臂詘存劔之緯欲無

顧

建潭本無字

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

禮介者不拜

建潭本脫者字

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

應武容也

兵車之容

斤書

卷六

七

若夫立而跂

去智反建潭本訛技別本作跂

坐而踞體怠懈志驕傲

趣視數顧

趣與躁同舊皆訛趣

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

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潭本此條前題總論非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踞小節焉業小道焉

尚書大傳張作

踐此限亦踐也下同

束髮就大學踞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

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

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

芃棧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

以善趨也

建本類作趨趨作超疑皆訛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

鳴玉者佩玉也

建本脫鳴玉者三字潭本有

上有雙珩

別本作薏珩大戴作

雙衡

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

建潭本蠙

作捍又納作細雜作額皆訛別本與大戴同今從之

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

規折中矩

潭本步作旋

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聲曰和和則敬

建潭本和不重非

故詩曰和鸞雍雍萬福攸

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

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

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

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

是以上下和協而士庶順壹

潭本脫上字壹建本作一

故能宗揖

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

潭本作宗輯案揖與輯同今從建本別本

作綜攝非

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

潭本

儀作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古者聖王起建本提行至此當為一

段止而各本皆連下文非也今皆分段下做此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

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

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

身之倨偻

與句同

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

建本各作

若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袞

之字疑衍建本作袞

曰唯

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忘也

忘舊皆作亡

故過

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乎明王執中履衡

潭本審作沉別本作況

言秉中適而

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

膠纏

繆與糾同纏舊皆作纏訛

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王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

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

蜚與飛同潭本訛茲

能與細細能與巨

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

故至人者

潭本至作聖

在小不寶在大不宛

音朧肆也潭本作宛同

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惛卒不妄

姚寬遠之意卒倉卒

也饒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

有威儀

古之為路輿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潭本

作列宿

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

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四時之運此輿教之

道也

別本作側聽則觀四時之運多四字與不當有又建潭本運下有賴字亦衍

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口同敗其傷

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

當讀為劑

適疾徐

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

言皆以漸進也

省其所省而堪

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

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

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

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此下舊本有非所聞

也四字不類譴而行其誅

建本無其字潭本有

則庖宰監食者

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
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昔也昔夜也譚本作夕字是連本
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
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

建潭本脫下四字別本有

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
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挾猶薄也音子協反衛君垂泣

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
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

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
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
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
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
僨者杖賢也今背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
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
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倉無
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曰以糝食
鴈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

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
 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
 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
 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
 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
 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
 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
 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
 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

而弗衆也

譚本衆作重

王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

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

譚本熙作燕

食不衆味衣不雜采

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

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

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

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

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

傲當

讀為

春築者不相杵婦女挾珠璫丈夫釋玦軒

挾去建

譚本作挾訛玦即決也鉤弓弦者一日環玦軒弓衣也音刊

琴瑟無音暮年而後

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

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城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割偃者之背建潭本無者字別本有斯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郕侯之館遂得而死別本作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無頭之棺似訛國策作無顏之冠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

潭本妖上有見字

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

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

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

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

潭本招作召

我若攻之是逆天命

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

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

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柔盛不

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導百姓母復

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月

建本作三日訛今從潭本

而夢天誅大

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為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為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

殺之西河為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乃至

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

建潭本使字在燕君下非

桓公問於管仲

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

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

為存燕而欺之也

建潭本為作能欺作朝今從別本

乃下車而令燕

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

建潭本割作剖

遂溝以為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

合諸侯莫不樂聽

潭本作德

扶輿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

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

敗而去建本狀作杖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卽位皆

知天下之棄之也建潭本作之棄也別本作必棄之今從賈子本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

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

吾已埋之也潭本無已字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

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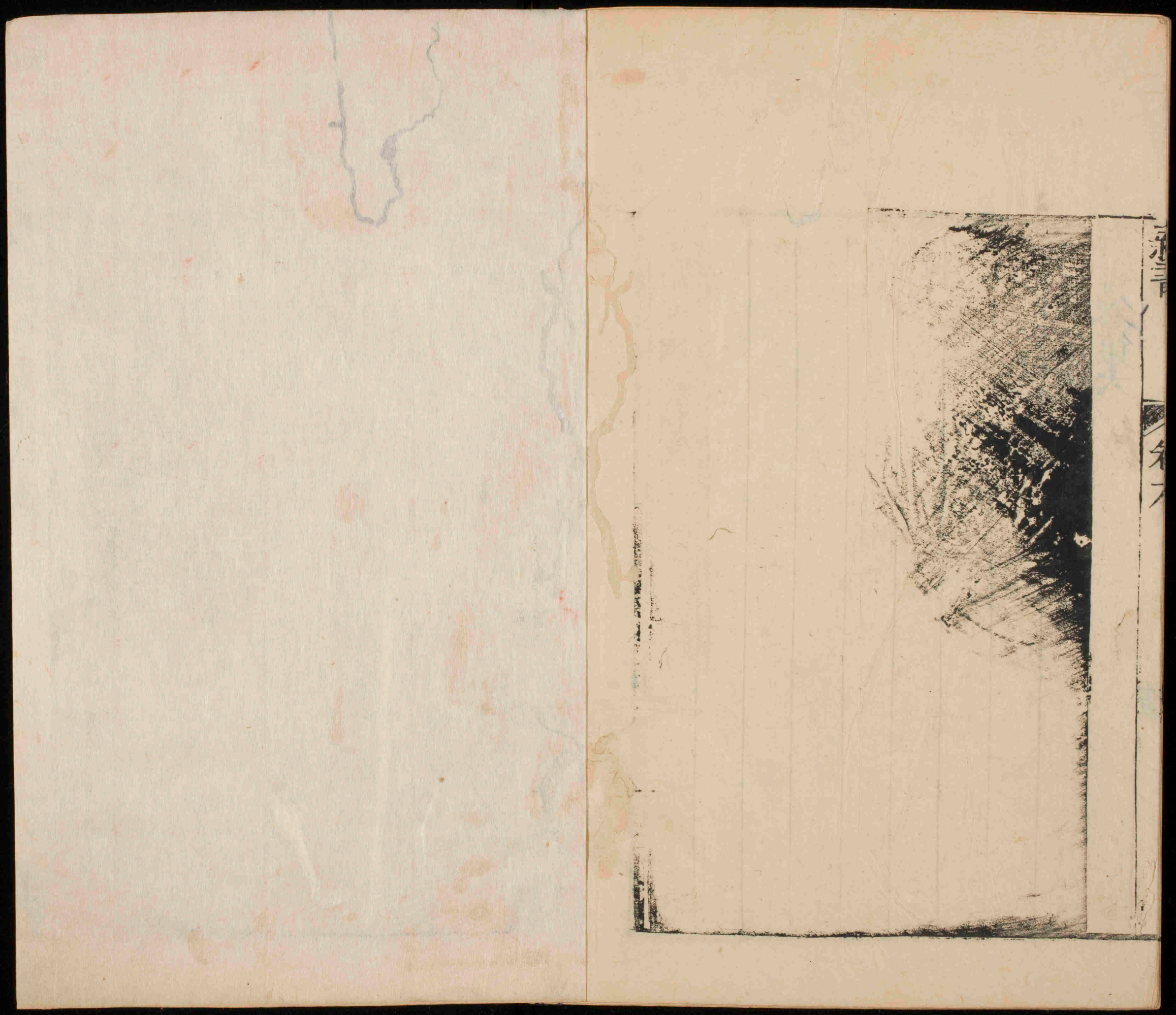
未怡而國人信之

庫文淵青
共 第
第
冊 號 架

新書卷第六

卷六

五



110X
567
100
38